



所谓天使

□逢维维

2020年春节，我看到无数没有翅膀的天使从天而降。他们从四面八方飞临到因疫情已封城的武汉。他们的使命就是从冠状病毒手中抢回生命，抢回健康。

所谓天使，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未危险面前一样有嗔痴惧怕，一样有对亲人的不舍、留恋、牵挂和对生命的渴望。但在生死面前，他们又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放下恐惧、放下害怕、放下嗷嗷待哺的幼儿、放下白发苍苍的老父老母、放下没人照料的孩儿、放下热恋中的情侣、放下正与家人吃的团圆饭，他们身披白色“铠甲”，用血肉之躯挡在死神面前，为我们筑起铜墙铁壁，说：“别怕，有我们在。”

为了更好地守护，她们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只为穿戴防护服的方便；为了更好地守护，他们忍受长时间戴口罩而把鼻梁上的皮肤磨破或脸上、耳上勒出排水泡；忍受超长时间工作中不喝水、穿成人纸尿裤、累得在电梯里摔倒，出了电梯又摔倒磕掉两颗门牙的狼狈和流血的自己。但他们在突然接到至亲好友正在抢救生死未卜的电话时，铮铮铁骨的他们再也绷不住了，他们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哭自己在亲人面前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能做的无奈。因为此时此刻，他们

正用生命守护着生命！带着病者的渴望，带着家人的寄托和希望，一个个生命被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果断逆行的背后是坚如磐石的医者仁心。

所谓天使，也是知疲倦会哭泣有血有肉的普通凡人。当我看到84岁高龄的国士钟南山，满眼通红，强忍泪水的照片，我瞬间泪奔；当我知道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在外援没有到来的时候每天只能睡两个多小时，其余时间全是拖着肌肉已萎缩的双腿一瘸一拐地奔走在院里院外，而他本身就是渐冻症患者时；当我看到他们马不停蹄、连续奋战、不分昼夜，在难得的休息间隙，穿着防护服或卧或坐或趴在地板上、椅子上、桌子上睡着时。我知道他们向前冲的每一道身影就是一束光，为我们驱阴霾、播温暖、种希望；他们每治愈一个生命，希望的种子就此萌芽，他们魔法般的手将病魔一一驱逐，让陷入恐惧沼泽地里无法自拔的我们，嗅到春天的气息，他们是守护人间和平的天使！是播种我们每个人春天的使者！

但他们却不是孩子的好父亲、好母亲，也不是父母的好女儿、好儿子，更不是伴侣的好丈夫、好妻子。因为他们为守护人民健康殚精竭虑，无怨无悔！

所谓天使，就是不知疲倦、

不分昼夜正生产防护物资的一线工人、运送物资的司机和日夜兼程奋战在“火神山”“雷神山”的工程建设者们。挖掘机、载重卡车、推土机、压路机、自卸车在轰轰隆隆中碾压着泥泞驶过，他们知道提前一分钟交工，就能提前一分钟遏制疫情蔓延。还有奔跑在一线采访的记者们，他们和危险同行，只为了把真相及时客观准确地报道出来。

天使到底长什么样我不知道，聪明如你的画家，你们能画出天使的模样吗？妙笔生花的作家，你们能描写出天使的模样吗？踏遍千山万水的你，能告诉我天使长什么样吗？

所谓天使，就是在危难来临时，全国人民都可以安稳在家，而他们却扑向危险，置之死地写下一封封请战书，摁下一枚枚血手印，携突突跳动、蓬勃向上、柔软而又坚强的心冲在最前线，为守护生命和健康而来；所谓天使，他们没有翅膀，不是来自天上，但他们却总是出现在危难面前，用血肉之躯挡住危险，把岁月静好留给我们；所谓天使，就是不计个人安危得失，随时随地张开爱的翅膀，守护我们的那些最美逆行者。

他们脸上总是荡漾着喜极而泣的笑容，盛开着欢喜和无私的爱。他们就是天使！

“怕病”的老赶

□马海霞 文/图

老赶胆小怕事，他这辈子最怕得病，偶有伤风感冒流鼻涕，他便杞人忧天，以大病重症待之。有人打趣老赶，若是万一得了癌，家人想瞒你都瞒不住，因为一踏进医院你便以癌症病人自居了。老赶就是这样的人，病还在十里外呢，他先迎风跑出五里准备战斗了。

老赶去年冬天感冒一周未好，吓得急吼吼跑去医院各种检查，花了一千多元，检查出肺部长了个小结节。医生表情凝重，告诉老赶，肺部结节就怕长，建议老赶定期复查。老赶异常恐惧，出了县医院直奔市三甲医院复查，路上在同事群里各种哀嚎，话里话外透露出生命倒计时的恐慌。在医院候诊时，老赶微我：恐怕是癌。还后缀了三个大哭的表情包。几分钟后，老赶又微我：医生说我没事，不必担忧，定期复查就行。

老赶又满血复活了，还在群里发了个大红包，庆祝“重生”。

那几天，老赶对同事小微特别关心，小微对象小张在湖北从事销售工作，经常出差武汉。老赶天天提醒小微一定要让小张出门戴口罩、勤洗手，能早回来便赶紧坐车回来。

小微对老赶的关心深表感激，小张返程日期定下来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老赶。得知消息后，老赶又建了个新群，同事领导拉进去不少，唯独没拉小微。老赶在群里说，小张马上就到家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不要通知小微，小张到家后，她也不要上班了，先在家待几天。

老总当即决定，让小微带薪居家休息。小张回家第二天，武汉封城，小微也被通知暂不用上班。这次老赶早迎出了五里地，值得点赞。老赶说，其实那天晚上在群里和大家商量完后，他又和在派出所上班的同学打了一声招呼，把小张返乡的事情如实汇报了，23日一早，社区医院的医生已经赶到小张家中量体温了，估计他们一家都被通知在家自我隔离了。

除夕单位放假前，老赶嘱咐

大家，过年紧闭家门，将拜年、走访者关在门外，安心在家待几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初二一早见老赶发了朋友圈，他戴着口罩在小区门口坐着呢，问老赶，咋不在家待着，非常时期外出危险系数太高。老赶回，他在值班。原来老赶参加了社区疫情防控志愿队，老赶说，与其在家等着疫情过去，不如积极加入疫情防控工作，往大了说是做贡献，往小了说是为家人保驾护航。

原来老赶的朋友圈天天有疫情通报，自从他加入了志愿队，朋友圈的风格都改了，每天都是来自社区一线的报道：张贴倡议书、悬挂横幅进行宣传、为进出居民量体温、对重点单元进行巡查、为自愿居家隔离户送物资、对重点场所进行消毒、增加消毒频次。有时老赶在小区门口值班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搞笑视频，比如拿着大扫帚“扫”走串亲戚的人员，拿着大木棍站在小区门口，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老赶说这些都是大家自娱自乐、自导自演的，只为缓和紧张气氛。没必要过于忧虑，只要防控到位，病毒肯定被击退。

老赶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忍不住在老赶朋友圈下留言：有你们在前方负重前行，才有我们安心在家的岁月静好。老赶回：我没那么高尚，不过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病还在十里外呢，我先迎风跑出五里准备战斗了。

这话此时说，别样滋味在心头。



国有战 召必回

□李仲 文/图

傍晚，一位中年女军医正急匆匆地赶往部队医院，望一望街巷里的灯火，感觉往日的五彩缤纷似乎变得有点阴冷，天边的云层也变厚了，乌云蔓延。

那一天，是2003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是这位女军医难得的假期。此前，她已在医院的发热门诊连续值守了三天，轮休回家看看老人、看看孩子和老公。没想到下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这片刻的温馨团聚。医院收治了一名疑似“非典”病人，已经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和治疗。作为护士长的她，必须返回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这意味着她也成为了高危人群，只能住在医护人员生活区，与亲人们也要隔离了。

上班的路走过多年，但这一次，她感觉有些漫长，有些紧张。虽然“非典”的严峻形势早已了解，但病人突然降临到自己的身边，还是有点措手不及。走得仓促，好像应该再叮嘱一下老公多



右一为本文作者妻子

购买点食品、少去公共场所；好像应该再叮嘱一下孩子要勤洗手、戴口罩；好像应该再叮嘱一下老人要按时吃药、暂时不要去老年大学……这位军医就是我的妻子，前一阵刚在医院写了志愿书，走上了抗击“非典”的一线。她回家后曾和我说：“我是呼吸内科的党支部书记、护士长，也是业务骨

干，这个时候必须带头冲在前，不能退。”“我支持你的选择，但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自己不能倒下。”我面色如常地说这话，其实内心惴惴不安。

那一天，得知妻子要进隔离区，我特意下厨用油菜、香菇和豆腐做了一道菜。这一道菜的第一箸，我夹给了妻子，我说：“都说青

菜豆腐保平安，你多吃点，你平安，我们也平安，咱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我可见，妻子眼中有了泪光。饭后，我要送妻子去医院，但她说什么也不肯，我站在窗前，目送着她的背影在暮色中影影绰绰，直到一个拐角遮住了我的视线。那情景，我至今仍能记得。

隔离区里的医护人员，都要穿着专用的内衣裤、衬衣、裤子、袜子和鞋，并在外面套上连体的防护服。戴上一个普通的医院用白帽子后，再戴上连在防护服上的帽子。护士与患者接触最多，工作也最繁重。她们要整理病历、记录医嘱、抽血、输液、打针、发药，测体温、量血氧饱和度，为患者翻身、洗脸、喂饭、倒大小便。而防护服不透气，几分钟后汗就开始顺着身体往下流，衬衣裤都会湿透，厚厚的口罩更会让人呼吸很困难，体力消耗非常大。这些内容，是我那些天从新闻报道中了解的，看完后，心里是一阵阵的酸

楚，妻子还好吗？期间，我与妻子通过几次电话，彼此倒十分默契，都是报喜不报忧。与妻子再次相聚后，我曾就这些内容问过妻子。妻子告诉我：“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上厕所。因为每次穿连体服都要进行严格消毒，十分繁琐，为了多给病人做些治疗护理，减少上厕所次数，我们都不敢多喝水，我和一些同事都有过尿路感染。”

如今，17年过去了，又一种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冠状病毒肆虐华夏，这是一场和“非典”一样的“战争”。这个除夕夜，万家团圆时，一队队军队医护人员已经赶赴武汉战场，迎面出击。这些最美的逆行者，是妻子的战友，是最可爱的人。而离开护理岗位多年，已经退休的妻子，则把微信签名改成了“国有战，召必回！”

新的一年开始了。清晨，庚子年的第一缕红霞正在东方渲染，妻子对我说，那是胜利的曙光！